

原型理论视角下“风”的语义范畴分析

ThS. Nguyễn Thị Hương Giang

Khoa Ngôn ngữ và Văn hóa Trung Quốc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Hà Nội

摘要: 一词多义现象在任何语言的词汇中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多义词的词义扩展并非是任意、毫无规律的，而是有其内在规律和理据可循的。文章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运用原型理论，对多义词“风”的语义范畴做了分析和讨论，从而客观、系统地解释其中心意义产生、各义项生成的过程。

关键词: 原型理论；语义范畴；风

一、引言

传统的语义观点认为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是通过大脑中的概念相连接，符号记载的是客观现实，因此，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有对应关系，没有强调人的认知对概念形成的作用。认知语言学则认为语言符号记载的是经验现实，它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其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但更强调人类认知的参与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人类的认知始于对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化，获得范畴之后，形成概念。概念系统是根据范畴组织起来的，语义即是对世界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的过程。一个语言符号的指称对象可能唯一，也可能不唯一。当一个语言符号的指称对象不是一个而是一系列概念时，它就代表一个语义范畴。

“风”不仅是自然界中重要的自然现象，在汉语词汇中也是活跃的一员。本文先介绍认知原型理论的基本内容，随后在原型理论视角下，对“风”的语义范畴进行分析。

二、原型理论的基本内容

F. Ungerer 和 H. J. Schmid 在《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一书中指出：原型是范畴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它是一种心理表征，是认知参照点。范畴是围绕原型形成的并由原型和边界成员、好样本和差样本组成的。认知范畴的建构就基于范畴属性和范畴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

根据 Geeraerts 的说法，如果我们站在认知立场上，用原型范畴来理解词汇意义，那么词汇发展过程中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共存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释。一词多义现象的产生是人类认知范畴化的结果，多义词的语义扩展不是任意的、毫无规律的，而是有其内在规律和理据可循。如果我们将词汇的多个义项看成一个范畴，它的各个义项可以视为这一范畴的成员，那么在多义词的多个义项中，总存在一个更为中心或核心的义项，成为其他义项的原型。

语义范畴中的成员义项之所以能围绕原型义项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范畴，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并且在这个语义范畴中也有原型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

语义范畴拓展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辐射型(radiation)和连锁型(concatenation)。辐射型指多义词的各个义项以原型义项为中心，像光芒四射从中心向四周放射开去，派生出许多义项，每个义项之间彼此相对独立，但其意义却都能追溯到核心意义。连锁型是指词义从原型义项出发，派生出第二个义项，第二个义项再派生出第三个义项，如此派生下去直到原型与最后一个边缘义项之间有很少的甚至没有共同点。第二个义项可以称为次原型，次原型跟原型一样继续扩展，如下面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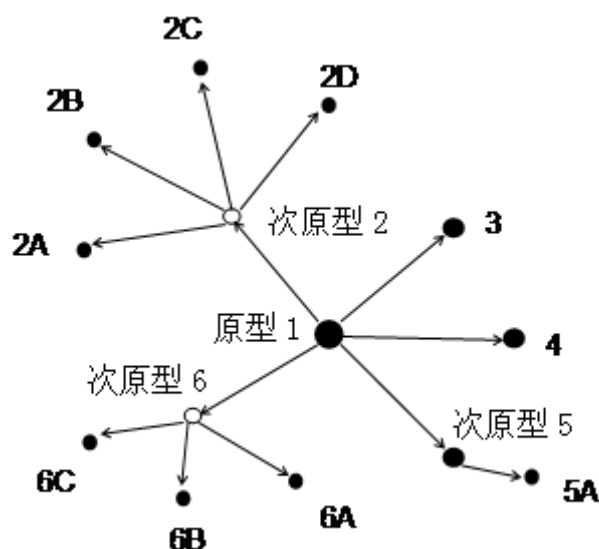


图1

关于语义范畴网络建构，Ungerer 和 Schmid 指出“原型转换”和“原型分裂”两个观点。原型转换是指范畴中的一个本来不是原型的成员代替了原型，成为范畴的一个新原型，把老原型推到边缘位置上，改变了范畴的中心特征。尽管原型发生了转移，但是范畴结构还是保持不变。原因是大多数重要属性都从老原型转到了新原型身上了。原型分裂是指从一个全局性的原型演变到更具体的“局部性”原型的过

程。隐喻和转喻作为两种重要的认知模式，在人们认识世界、形成概念系统、语言发展的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个语义范畴中的原型意义就通过隐喻和转喻认知模式扩展，发展其它义项。隐喻的基本运作机制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Lakoff 明确指出，“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隐喻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转喻是在同一领域内用某一实体去指代另一实体，如以部分表整体、以整体表部分、以地方表人、以材质表物体等。

三、“风”的语义范畴

3.1.“风”义项整理

我们从汉语大辞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字典、辞海和新华字典等五部权威字典、词典里收集到下列“风”的义项：

- (1) 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尤指空气与地球表面平行的自然运动。如：狂风，风信。
- (2) 教化。如：风惠（教化恩泽），风政（教化政治），风调（教化清和）。
- (3) 风俗；风气。如：风美（风俗纯美），移风易俗，风纯（风俗淳朴）。
- (4) 风范；风度。如：风局（风范；器宇），风表（风范仪表），风期（气度；襟怀）；风节（气度情操）。
- (5) 风格流派，指某种技艺、作品或思想的特点。如：风神（指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气韵），风微（文章的风格、气韵）。
- (6) 收采。如：风听（收集；听取）。
- (7) 任意，没有拘束。如：风议（指恣意、任意地发表议论）。
- (8) 声音。如：遗风，《淮南子·原道训》：“结激楚之遗风。”高诱注：“遗风，犹余声也。”
- (9) 流传的，没有确实根据的。如：风言（流言，无根据的话）。
- (10) 消息。如：风声（传播出来的消息），风警（风声很紧），风汛（消息），风路（消息，线索）。
- (11) 趋势；情势。如：望风（观察动静，趋势），望风而靡（见到对方的气势就服服帖帖）。
- (12) 景象。如：风景，风光。
- (13) 指兽类放逸走失。如：风马牛不相及，《左传·僖公四年》云：“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涉吾地，何故？”贾逵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
- (14) 谓兽类雌雄相诱。
- (15) 男女间的情爱。如：争风吃醋，风流韵事。
- (16) 指乡土乐曲，民间歌谣；《诗》六义之一；泛指诗作。如：风赋（指《诗》六义中的风和赋），风人（诗人）。
- (17) 中医学谓人体的病因之一。“六淫之一，为风邪。外感风邪常致风寒、风热、风湿等症。亦指急症。如中风、痛风等。
- (18) 刮风；吹。
- (19) 借风力吹干的，被风吹的。如：风干（由风吹干），风鸡（借风力吹干的鸡）。
- (20) 放荡，言行十分轻狂。如：风魔（言行轻狂，放荡不羁），风流博浪（风流放荡）。
- (21) 像风那样迅速、普遍的。如：风靡一时，风行，风驰电掣。
- (22) 通“疯”。癫狂。
- (23) 通“讽”。讽谏。

“风”的（22）和（23）义项是在语言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在现代汉语里，它们已经被“疯”和“讽”取代了。到现在为止，它们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找到各自的归宿了。因此我们不将其列入重点分析。

3.2. “风”的原型义项

据泰勒(Tyler)和埃文斯(Evans)“多义网络模式”，语义范畴也是原型范畴，其每一个义项不是具有同等的地位，而是具有中心的、典型的义项与边缘义项之分，其中心义项即原型义，被认为是语义范畴最具有代表性的义项，往往是人们首先认知的，也是语言符号最早获得的义项，是直接意义。语义范畴围绕原型意义向外扩展。对于“风”的语义范畴，原型义是指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即义项(1)。下面我们运用Evans所提出的确定多义名词的原型义的标准来判断“风”的原型义。

第一，确证最早的义项：各部词典中的词的所有义项一般都按照历史顺序排列或者本义总是排在头位，其次为引申义项。“风”指空气流动这一义项在任何词典中都排在首位的。古代“风”的造字本义与现代研究者对其义流变考都证明“风”的最早义项指空气流动，即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是刮风下雨的“风”、风吹日晒的“风”。

第二，在语义网络中居主导地位：“风”的大多数义项都涉及到义项(1)，与为一种天气现象之“风”相关联。

第三，与语义范畴中的其他义项有推理关系：“风”的其他义项都直接或者间接从义项(1)推理出来，换种说法，其他义项都可以追溯到“风”的义项(1)。例如：“风”的义项(9)就凸显义项(1)的移动性、从这边吹到那边、突然间出现、难以确定根源这些特征而形成的。义项(10)就从传流特点转换而成的。那么从“风”的“消息”意义可以追溯到“风”的“自然现象”意义。

第四，表征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东西，最接近人类的经验：“风”的义项(1)表示具体的现象，同时也是最接近人类的经验的。

由上述分析可见“风”的义项(1)，即指空气与地球表面平行流动的自然现象，与确定语义范畴原型义的四条标准相吻合，由此可将其确定为“风”语义范畴的原型义。

3.3. “风”的语义范畴拓展

认知语言家都认为，在范畴化过程中，人们所依据的是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而非一套作为衡量标准的充分必要条件。“从体验哲学的角度来说，范畴、概念主要是人类基于体验之上，经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意义也是这样，主要也是体验的结果。范畴化是概念与词语形成的基础，具有体验性特征，因此，概念与词语也是基于体验的。”¹

风来无影去无踪，从轻轻吹佛的和煦春风到将树木和房屋瞬间摧毁的龙卷风，风以不同的形式让人们感受着它的形态、力量、速度、影响等各个方面的特征。风的各个不同义项就基于人们体验这一自然现象的结果之上形成的，它们以家族相似性为联系线，围绕原型义(1)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语义范畴。“风”的语义范畴网络如图2所示。

“风”的语义范畴原型义为(1)，从这原型义所辐射开来的第一层次义项，包括(7)任意、没有拘束，(8)声音，(9)流传的、没有确实根据的，(11)趋势、情势，

¹ 王寅，李弘.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词汇和词法成因的解释. 外语学刊，2004。

(12) 景象, (18) 刮风、吹, (21) 像风那样迅速、普遍的。自然中的“风”是空气流动而形成的, 其动态亦谓刮风、吹拂。“风”无形无色的, 不能用视觉识别, 但是可以用听觉辨认, 呜呜呼呼的是大风狂风猛啸, 沙沙沙沙的是春风在吹动树木枝叶。风从东吹到西, 从南吹到北, 把声音、烟、云、花粉、树叶到处吹动, 但人们总是看不出风的出发点。风的速度很快, 刚刚感受到在脸上吹佛的风, 瞬间就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

风自由自在, 任意吹动, 没有拘束的。但风有方向的, 我们看树木花草, 观察在风中飘扬的事物就可以知道风从哪边儿吹响哪边儿。加之, 对一个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有着无比重要意义的季节年历, 就是根据风向的变化确定的。这意味着“风”是气候的预报信号。上述的风的自然特点谁都能体验到。

“风”的(7)(8)(9)(11)(18)(21)等这6个义项就取了“风”的各种自然特点, 从原型分裂而来的。原型分裂的经验基础是领属关系, 这里认知手段是转喻的, 具体的转喻是【以事物代特征】。

义项(12)指景象。“风”是“景象”构建因素之一, 即“景象”包含“风”。那么, (12)是从原型自具体到一般地转换而来的, 认知手段是【以部分代整体】的转喻。

义项(20)表放荡、言行十分轻狂, 是从(7)转换而来, 经验基础是事物间的相关性。这里认知手段是【人是风】的隐喻, 风的特征映射到人的行为。(7)再转换为(13), 经验基础是事物间的相似性。(13)转换为(14), 经验基础是事物间的相关性。(14)转换为(15), 认知手段是隐喻, 冯耀初在《国风——那女风情的世界》也认为: “‘风’本来是兽类雌雄相诱的意思, 《诗经》用‘风’来比喻人类的男女风情”²。

义项(16)指乡土乐曲, 民间歌谣, 《诗》六义之一, 泛指诗作。关于“风”与音乐诗歌的联系, 许多中国研究者已经讨论过, 见解统一为“风”与音乐诗歌之间的联系在于“声音”这一共同特点。蒋孔阳在《阴阳五行与春秋时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文中谈到“风”与音乐诗歌最初的结缘时已经指出: 自然界中“声”的发出总是与“风”的活动有关“风”的活动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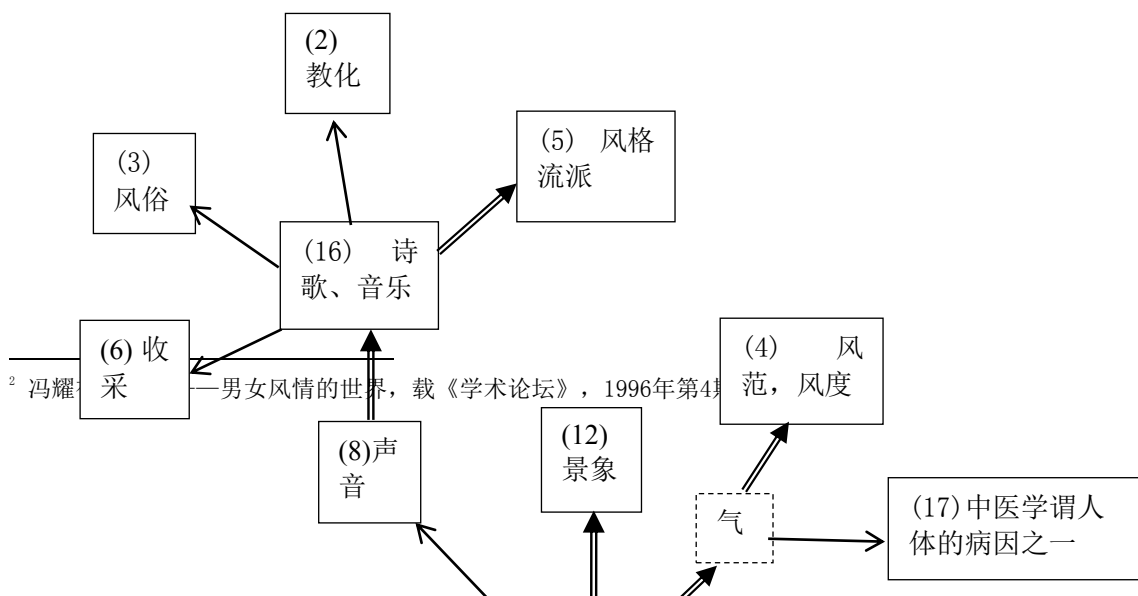


图2：“风”的语义范畴网络

(→ 表示分裂关系, ⇌ 表示转换关系)

《庄子·内篇·齐物论》写道：“山陵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析，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鎗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唱，伶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这里列举的被庄子称作“天籁”、“地籁”的声响，无不是风动外物的结果。对此，明代宋应星的《论气》一书也曾指出，乐器的发声和歌唱的发声都和“气”的流动——“风”的作用相关，即所谓“以气轧形”，“两气相轧而成声者，风是也。”因此，可以判定(16)由次原型义项(8)转换而来，认知手段是【以特征代事物】的转喻。

(16) 作为二级次原型，他自身辐射出3个成员义项：(2)，(3)，(5)(6)。论到“风”的诗歌音乐之义项与教化义项，过常宝在《“风”义流变考》中认为：“‘诗大序’对‘风’的论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第二个‘风’字颇有意味，它能‘动之’，即打动人心；也只有这样的‘风’才能和‘教以化之’相比并相类推。那么这种可以感化人的‘风’只能是代表神义的东西，即祭祀歌谣”³。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音乐歌谣也体现了彼时彼地的风土、风俗，这一点就反映了(16)和(3)之间

³ 过常宝，“风”义流变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的联系。讨论这一问题时孙晓晖已经作出结论：“……所谓《吕氏春秋·音初》‘闻其声而知其风’一样，有一个从自然之风到音乐，是古人朴素的唯物主义对音乐的起源的认识；再从音乐反映社会之风气的过程，这是音乐的社会功能，突出地表现在音乐的教化作用。”⁴因此，可以判定“风”的（2）和（3）义项是从（16）转换而来的。（5）义项表示风格流派，指某种技艺、作品或思想的特点，我们容易看到（5）与（16）之间的相关是都涉及文艺、美学的领域的。至于指收采的（6）义项，源于“风”指音乐歌谣，古代统治者设立一定的机构通过对民间歌谣乐舞的采集考察，以把握民众的思想情绪、需求愿望，“风”同时也表示收采乐歌的意思，当时负责采风的人称为风人。所以（6）是从（16）裂变而来的。

义项（10）指消息，是从（9）转换而来，经验基础是事物间的相关性，“流传”也是“消息”的特征。这里认知手段是【以特征表整体】的转喻。

“风”是气的产物，“风”与“气”的关系极为直接、极为密切。刘熙在《释名》中曰：“风者，天地之气也”，那么，“风”还指“气”。廖光蓉：“人类的经验和认知过程是复杂的，可连续、可发散、可跳跃”⁵。“气”这个比较重要的义项，是从（1）转换而来的，但是从词典中没有找到它，我们就把它看做“风”语义范畴网络的隐形成员，是认知过程跳跃的基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认为，“风”是既可以存在于个人的身体之外，又可以存在于个人的身体之中的，被分别称作“外气”和“内气”。鲁枢元谈到“风”语义场的人格层面时分析：嵇康所说：“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嵇康集·明胆论》），则是作为“精神”本原的内气对于人的心灵的作用。“养吾浩然之气”，目的即在于培养自己的“凝峻的风操”、“高迈的风神”、“雅重的风德”、“率悟的风情”、“澄爽的风鉴”⁶。可见风的义项（4）表风范、风度，是从“气”转换而来。自（1）到（4）是跳跃认知过程，认知手段不是一个而是几个隐喻：【气是风】，【天地是人】，【人是容器】等。中国古代医学中，天有六气，即为阴阳风雨晦明，人体中的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于天气，如果人体之气与天地之气冲突、失调，就会造成各种病。所以，（17）从“气”分裂而来，认知手段是【以原因代结果】的转喻。

（19）从（18）转换而来，风吹使事物变干的，认知手段是【以原因代结果】的转喻。

通过上面的的分析可以得知现代汉语“风”字义随着年代孳乳繁衍，已从自然延伸至人文、社会、医学等许多层面。“风”字的一些边缘义项如“风俗”、“教化”、“风度”等，甚至与表自然现象的原型义项的关系疏远，似乎毫无关系。

⁴ 孙晓晖，风说，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一期。

⁵ 廖光蓉，多义词范畴原型裂变、次范畴化及相关问题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10期。

⁶ 鲁枢元，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四、结语

一词多义是普遍的语言现象，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理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多义词的意义延伸过程。多义词的各个义项并不是平等的，总存在一个核心的原型意义。每一词汇意义都可能在原型意义的基础上衍生出许多新的意义，但所有衍生出来的意义及其用法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和随意的，它们的语义彼此之间相互关联，最终形成该语言单位的意义网络和链条，构成该词汇的意义范畴。

参考文献

- [1]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4).
- [2] 冯耀初.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J]. 学术论坛, 1996(4).
- [3] 过常宝. “风”义流变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8(2).
- [4] 鲁枢元. 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J]. 文学评论, 2005(4)
- [5] 廖光蓉. 多义词范畴原型裂变、次范畴化及相关问题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0).
- [6] 孙晓晖. 风说[J].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1997(1).
- [7] 王寅. 李弘.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词汇和词法成因的解释[J]. 外语学刊, 2004(1).